

所有不曾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，有这么一群人在抗日。

张健
◎ 著

黑狐

IMMOR TALIZE
THE WAR OF JUSTICE

让这场正义的战争，

战斗到底。

团结出版社



黑狐

张健
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狐 / 张健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126 - 0726 - 2

I. ①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8406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 tjpress. 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 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

字 数: 527 千字

印 张: 27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26 - 0726 - 2/I. 320

定 价: 39.8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第一章

1

一九三一年，战乱不断，烽烟四起。

天津租界的大街道，一队抗议游行队伍正在行进。日本商会大门口停着一辆轿车，这时，一身黑色中山装的方天翼走下车，抬头看了看面前的洋房，径直向大门走去。

商会客厅里气氛热烈，六七个和服装束的日本男人举着酒杯高喊着：“天皇万岁！大日本帝国万岁！”“为我大日本帝国占领满洲干杯！”众人应和着高喊干杯，一时间杯倾酒倒。

“都给我滚出去！”门口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，众人一惊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翘着二郎腿，安然地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，此人正是方天翼。

“八嘎！什么人？”一个日本人大声喊道。

“中国人。”方天翼冷冷地答道。

“浑蛋，竟然敢到这儿来撒野！”

“撒野？这儿是中国，这栋房子是你爷爷我的，现在你爷爷我让你们立刻给我滚出去！”

那人刚要发怒，被一个叫松下健的日本人喝住，道：“我们使用这栋房子是有合约的。”

“你们占领东三省也有合约吗？”方天翼话音未落，一支飞镖已从手中飞出，重重地钉在了墙上悬挂着的日本天皇画像的眉心，冷冷道，“敢跟中国人开仗，你们他妈的真是离死不远了，滚！”

一名日本人大怒，拔出刀冲过来，突然一声枪响，那日本人手腕中弹，刀随即掉落到地上。众人大惊，只见方天翼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支驳壳枪。

方天翼举着枪，淡淡地说道：“枪里的子弹足够打发你们回老家。”说着，抬手又是一枪，精准地将日本天皇画像打落。在场的日本人茫然地互相看了看，欲上前拼杀。这时，方天翼抬手扣动扳机，一排子弹打在了他们跟前的地上，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换上了一个新弹夹。松下健不为所动，只是冷冷地看着。

方天翼手里的枪指着日本人，道：“真的都不想回家了吗？”众日本人相互看着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松下健冷冷道：“你，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”方天翼嘲讽道：“太啰唆，别跟个娘们儿似的。痛快点儿，走还是不走？”松下健稳了一下，对众人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众人无奈地向外走去，其中一个日本人回头冲方天翼狠狠道：“小子，我总有一天会要了你的小命。”方天翼潇洒地吹了一下枪口，道：“我记住了，你要是没死在中国，我会到日本取你的脑袋，滚！”

赶走那一群日本人后，方天翼回到顾家。此时，顾汉森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报纸。方天翼走到跟前，恭敬道：“爹，我已经将那帮日本猪赶走了。”顾汉森头也不抬，继续看报，道：“知道了，你忙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方天翼转身离去，刚走出客厅，正碰上顾婷从另一房间出来。顾婷快步走到方天翼跟前，笑道：“哥，以后再有这种事别忘了叫上我。”方天翼笑了笑，道：“那不是你该干的事儿。”顾婷不悦，道：“不许你看不起我，要不要咱俩现在就去比试比试枪法？”方天翼仍然笑道：“还是你自己去玩吧。”顾婷气得一跺脚，道：“凭什么老说人家在玩嘛！”

方天翼唯恐惹了顾婷生气，讨好道：“好好好，是你的枪法好，行了吧？”

顾婷这才转怒为喜，方天翼笑着拍了拍顾婷的肩膀转身欲走，顾婷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：“哥，这都快两年了，成哥真的没来过信吗？”方天翼一愣，随即答道：“没有。”顾婷低着头，缓缓道：“今天可是他的生日啊，都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国外会怎么过？”方天翼沉寂片刻道：“等成哥回来，我一定告诉你他每天都在惦记他。”

顾婷脸一红，假装生气道：“谁要你说了？不跟你说了。”说着转身向自己房间走去。方天翼看着顾婷的背影，若有所思地离开。

下午，方天翼来到廖家，司机拿着一箱水果紧随其后。此时，廖明生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。方天翼进门，恭敬地叫道：“廖伯父！”廖明生放下手中的报纸，道：“天翼，怎么不打电话就来了？我也好让王妈多炒几个菜。”

方天翼示意司机将箱子放下，笑道：“前阵子忙，也没顾得上来看您，就是怕您客气才不打电话的，”随后对司机道：“你到外面等我。”

司机离开后，廖明生示意方天翼在沙发上坐下，问道：“你爹他身体还好吧？”方天翼：“好着呢，每天都还到场子里跟弟兄们过手呢。”廖明生哈哈大笑：“这个老顾，都把年纪了还喜欢舞刀弄枪的，真行。婷婷呢？”方天翼：“婷婷这阵子练枪练得跟着了魔似的。”

廖明生：“这孩子性情活泼，落落大方，非寻常闺阁女子，老顾养了个好闺女啊。”方天翼笑道：“您还不是也养了个好儿子吗？有成哥的消息吗？”廖明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有阵子没来信了。”

方天翼：“成哥这一走也两年多了，真挺想他的。现在，小日本又跟咱们

挑事儿，真担心成哥在日本的处境。婷婷今天还问成哥什么时候能回来呢。”

廖明生：“原本是后年上半年就该毕业回国了，现在就真不好说了。难为婷婷这些年一直等着他。你放心，等思成一回国，我立刻安排他跟婷婷的婚事，一定要风风光光地把婷婷娶进门。”方天翼一愣，苦涩地笑道：“爹和婷婷也都盼着这一天呢。”

廖明生没注意到方天翼的表情，仍一脸兴奋地道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

“廖伯父，我先回了，爹还有很多事要我打理呢。”方天翼起身告辞，廖明生也站起来：“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啊。”

“不了，我改天再来看您。”方天翼说完转身离去。

2

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，大岛由美踮着脚向校园方向翘首张望着。廖思成远远地看见了，停下脚步，从侧门跑了出去。随后悄悄来到女孩身后，一束玫瑰花忽然伸到那女孩面前。女孩一惊，转身看见廖思成，甜蜜地笑了，接过玫瑰花含情脉脉地笑道：“谢谢思成君。”廖思成拉过大岛由美的手，笑道：“等久了吧，走，吃午饭去。”大岛由美甜蜜地挽着廖思成：“不了，我想请你晚上到我家吃饭，我现在得回去准备。”

廖思成：“怎么忽然想起请客了？”大岛由美一脸神秘地撒娇道：“保密。”廖思成怜惜地点点大岛由美的鼻子。

黄昏时分，一身学生装的廖思成拎着一纸盒礼品来到大岛由美家门口。他在门前整整衣服，按下了门铃。

廖思成跟着大岛由美走进院子，看见沈晗、姚立星、李长城三人都在，众人已经围坐在餐桌旁。廖思成一脸惊讶，道：“你们这是？”

众人忽然拍手唱起《生日快乐》歌，廖思成一下子惊呆了。大岛由美在廖思成脸上亲了一下：“思成君，生日快乐！”

众人起哄，大岛由美将廖思成推到桌旁坐下，甜甜地一笑，为廖思成倒满酒，道：“你们先坐着，我去端菜。”

沈晗端起酒杯，冲大家道：“来，为思成兄干了这一杯。”众人起身，将面前的酒一饮而尽。廖思成将酒杯倒满，举着起身，道：“谢谢，我敬各位！”

廖思成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感慨道：“真快，来东京都快两年了，我还真不记得什么生日不生日了，承蒙各位在此为思成过这个生日。”李长城笑道：“不是我们为你过这个生日，是由美小姐。”姚立星冲廖思成道：“心里别提多美了吧？”

廖思成：“去，真是哪儿乱哪儿有你。”姚立星一脸无辜，道：“我说错了吗？”廖思成举起酒杯：“不啰唆行吗？喝酒！”众人干杯，沈晗仰脖一饮而尽，将酒杯重重往桌上一放。

廖思成：“怎么了，沈晗兄？”

沈晗情绪有些激动，道：“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我们的戊戌变法几乎是同时期开始的，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，而我们却至今还在饱受列强的凌辱？”廖思成拿起酒杯，喝了一口：“那是我们的文明出现了断层，而日本却没有。”

姚立星：“思成兄的观点颇有见地。”

廖思成：“让立星兄见笑了。”

李长城：“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苏俄的经验。”

沈晗笑道：“你该不会是个共党分子吧？”

李长城：“是与不是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、我们的国家能够强盛。”

沈晗：“这也就是在日本，要是在国内，你一定会被当做共党给处决了。”

姚立星：“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我们不谈政治。”

李长城举起酒杯，冲沈晗道：“沈晗兄，我钦佩你忧国忧民的一腔热情，我敬你。”廖思成嘲讽地道：“光靠热情就能救国安邦？容思成愚钝。”

沈晗：“你……”

这时，大岛由美端着一盘寿司从屋里走出，将寿司放在桌上，笑道：“做得不好，请不要见笑。”姚立星起身告辞：“打扰了。”大岛由美笑道：“立星君言重了，能和你们成为朋友是由美的荣幸，大家请用吧。”

沈晗拿过寿司，一口塞进嘴里：“好吃，这是我在日本吃过的最好的寿司。”大岛由美笑了，转向廖思成道：“思成君，你吃啊！你们慢慢吃，我去把汤端来。”

这时，一身戎装，佩戴少将军衔的大岛茂和一身便服的山口一男、松本弥二走进院子。大岛由美连忙迎了过去，问候道：“爸爸，您回来啦？”

大岛茂笑着：“在家里请朋友聚会，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？总是给爸爸突然袭击。”随即转向众人道：“请大家不要拘束。”众人也客气地回道：“打扰了。”

大岛由美：“爸爸，他们可都是中国黄埔军校的优秀毕业生，来日本留学都快两年了。”

听到大岛由美的介绍，山口一男和松本弥二立即转身看向别处。大岛由美没有注意到两人的举动，继续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沈晗君，这位是李长城君，这位是姚立星君，他们在日本都在继续学习军事，”随即走到廖思成身边，面带羞涩介绍道，“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廖思成君。”

大岛茂眉头一皱：“中国军人？”随即转向众人，严肃道，“我想，敝人应该告诉诸君，昨日，也就是九月十八日，中日两国不幸地发生了‘满洲事变’。”姚立星大惊：“满洲事变？”

大岛茂：“是中日两国的军事冲突。”

“告辞了。”廖思成及在坐的众人几乎同时起身，向外走去。大岛由美急忙道：“别走啊，我还做了汤呢。”

大岛茂：“由美！”

大岛由美：“爸爸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是思成君的生日，我特地邀请他到家里来想介绍你们认识的，您怎么这样啊？”

大岛茂：“由美，你最好还是离中国人远一点。他们今天是你的朋友，明天却会是我们民族的敌人。”

大岛由美：“你说什么呀，爸爸！”随即仿佛明白了什么，呆滞地望着大门，喃喃道，“为什么会是这样？”

众人离开后，大岛茂、山口一男和松本弥二在书房内议事。

大岛茂：“你们两个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，这次土肥原君调你们去中国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记住，帝国的利益永远是高于一切的。”

二人同声答道：“学生明白。”

大岛茂：“你们要做好潜入苏联的准备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土肥原君调你们去中国一定是有这方面的考虑。”

“是。”

大岛茂：“你们这次要分别进入天津。山口——”

“到。”

大岛茂：“由美这孩子估计还在生我的气呢，去看看她吧，跟她道个别。”

“是。”山口一男转身离去。

松本弥二：“老师，您还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吗？”

大岛茂：“没有了，去准备吧。”

房间里，大岛由美呆呆地看着廖思成的照片，佣人轻手轻脚地走到大岛由美身边，道：“小姐，山口先生已经在客厅等您很久了。”大岛由美：“你告诉他，我马上就来。”

两人在花园内慢慢地走着，大岛由美：“山口君，你不是说有话要对我说吗？怎么到现在都一言不发？”山口一男：“我是来向由美小姐道别的。”

大岛由美：“你要走吗？去哪儿？是不是也跟战争有关？”山口一男面有难色，道：“恕山口不能直言相告。”大岛由美：“为什么？真的有那么严重吗？”

山口一男：“我想，用不了多久，小姐就都会明白。山口今天来向小姐道别只是想跟小姐说一句话。”大岛由美：“你们这都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山口一男：“如果山口能活到战争结束，希望由美小姐能嫁给我。”大岛由美一愣，没反应过来，山口一男继续道，“其实，我喜欢小姐已经很久了，本想等小姐毕业后再向小姐表白，但时局的变化让我等不到那一天了。我是个军人，随时都有可能为帝国尽忠，不论我能不能活着回来，我希望小姐能明白山口的心意。”大岛由美一愣：“山口君，容由美不能答应。”

山口一男沉寂片刻，道：“山口明白了，”说着向大岛由美鞠了一躬，道，“小姐保重，山口就此别过。”说完转身离去。

大岛由美：“等等。”山口一男转过身：“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”大岛由美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还记得你们进来时见到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吗？”山口一男：“当然，对山口来讲，这是最起码的。”

大岛由美：“廖思成君，他是我爱的人，他日战场相见，请山口君不要伤害他。”山口一男：“请小姐见谅，山口恕难从命。战场上对敌人的仁慈只能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。我劝小姐也趁早离开那个男人，以免给老师带来麻烦。”

大岛由美：“真的不可避免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发生战争？”山口一男：“对不起，山口没有能力回答小姐的问题。”大岛由美突然向山口一男深深地鞠了一躬，道：“由美恳请山口君了，我不管什么战争不战争，请你一定不要伤害他。”山口一男一愣，随即鞠躬起身，道：“告辞。”说完转身离去。大岛由美看着山口一男的背影，大声道：“不管怎样，我是不会离开思成君的。”山口一男脚步顿了顿，随即大踏步离开了。

3

天津，松下健正站在土肥原贤二书桌前，恭敬道：“到我们商会闹事的是华容商贸公司老板顾汉森的养子方天翼。”

“顾汉森？”土肥原贤二微微停顿了一下，继续道，“这个方天翼还有什么别的背景吗？”松下健摇头，道：“他目前在帮顾汉森打理生意和道上的事，应该没有其他的背景。但顾汉森的另一个养子罗斌五年前投考了黄埔军校，目前，我们手头还没有他的资料。”

土肥原贤二沉默片刻，道：“我交代你的事办好了吗？”松下健：“办好了。目前仍让他们在加强训练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他们会由海光寺出发，配合我们的行动，在天津制造骚乱。”土肥原贤二：“开始吧。一旦骚乱升级，立即派部队进驻，全面封锁租界。”

松下健：“是。”

土肥原贤二：“我已经向大岛茂将军要了他最得意的两个学生，不久他们会来天津，到时候你们要好好地合作。另外，廖明生已经答应我们用他的码头了，你可以安排发货了。”

松下健：“是。”

夜晚，廖明生坐在书房，将一叠照片放在朱子宇面前，朱子宇接过照片一张张地翻看，道：“廖先生，这是什么？”廖明生：“土肥原贤二让我帮他运的货。”朱子宇面色一变，假装惊讶道：“这不是枪支吗？廖先生，您让我看这些可是给我出难题啊。”

廖明生：“我事先并不知道是武器，他告诉我想借我的码头运批布出去。”

朱子宇：“既然如此，那您让我看这些照片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廖明生：“等土肥原贤二将这批货运到码头后，我想请你带警察来查抄我的码头。”

朱子宇：“廖先生，不知您考虑到没有，一旦我查出这批货，您的声誉会受到影响啊。”

廖明生笑道：“我廖某这把岁数还在乎什么声誉，我就算被人耻笑，也不能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。”朱子宇摇头道：“廖公啊廖公，您让我说您什么好。按我说，土肥原贤二之所以瞒着你，就是给您面子，日本人现在势力这么大，他土肥原贤二想用谁家的码头不能用啊，依我看，这事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，犯不着跟他硬碰硬。”廖明生气急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我倒要感谢土肥原贤二看得起廖某这小码头了？”

朱子宇讪笑道：“廖公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谁不知道整个天津卫的码头都在您跟顾先生手中啊。我就是觉得，您没必要这么较真，也不是多大的事。”廖明生听罢，义正辞严地说道：“我廖某虽说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有损民族大义的事，我廖某绝不会干。这事你答应便罢，不答应我去找别人，我绝不允许日本人在我们中国土地上撒野。”

朱子宇脸上阴晴不定，阴森一笑，道：“看您说的，廖先生您都可以不在乎自身清誉，朱某又岂是那胆小怕事之人。”廖明生拍了拍朱子宇肩膀，道：“那这事就有劳朱老弟你了。”朱子宇拱手道：“好说，廖公，小弟还有公务在身，就先告辞了。”

4

深夜，一家小酒馆里，廖思成、沈晗、李长城和姚立星几人正在喝酒。沈晗举着酒杯，道：“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怎么了？竟然让小日本欺负成这样。”

姚立星：“整个日本的民众好像突然被激发了，见到中国人就跟见到仇人似的。思成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廖思成喝了口酒，神情坚定，淡淡道：“避免冲突，早日回国。”

李长城：“思成说得对，回国前的这段日子我们一定要克制。”

沈晗：“黄埔同学会来信说，滕杰的主张已经得到了校长的认可，复兴社成立在即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回国就参加复兴社。”李长城：“参加复兴社？”沈晗放下酒杯：“是，我觉得在中国只有滕杰的想法才是行之有效的，中国需要权威、需要领袖，诸君可愿同行？”姚立星看看众人，道：“我去。”

沉寂片刻后，沈晗冲廖思成道：“思成兄，你呢？”

廖思成看了看李长城：“我想回去后先看看再说。我们一起干了这一杯，记住，不管我们做什么都要对得起我们的祖先、我们的祖国。”众人起身干杯，这时，大岛由美推门走了进来，道：“在学校到处也找不到你们，猜想你们可能是跑到这里来了。”随即向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，道，“我为日本军队给贵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深表歉意。”

李长城：“由美小姐，这跟你没有关系，坐吧。”

大岛由美：“我想跟思成君单独谈谈。”廖思成看看众人，起身向外走去。

酒馆外，两人在一棵大树下站住，廖思成转身注视着大岛由美。大岛由美忽然紧紧地抱住廖思成：“思成君，请带我去中国吧。”廖思成缓缓地推开大岛由美：“容思成不能答应。”大岛由美激动道：“为什么？你答应过我一毕业就跟我结婚的，你说过你爱我！”

廖思成：“我爱你，我更想跟你永远在一起，但……但我不能带你走。”

大岛由美：“为什么？难道战争就一定要相爱的人分开吗？”

廖思成扶着大岛由美的双肩，注视着她，良久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如果我能活到战争结束，我一定会来东京找你。”大岛由美扑到廖思成怀里，不忍道：“不，我不能离开你！”

廖思成：“你太天真了。你难道要舍弃你的家庭、你的父母？或许有一天我还会跟你的父亲战场上相遇，你能视而不见吗？”大岛由美满眼含泪，坚定道：“我能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能做到。”廖思成一把搂住大岛由美。

大岛由美：“我只知道我爱你，我没办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会怎样，我不希望因为这场战争的原因跟你分开，我离不开你。我希望这场不义之战能早点结束，我也相信我父母最终会理解我的选择。如果你跟我爸爸真有战场上相见的那一刻，我会劝他不要与你为敌，从小爸爸最疼我，他一定会答应我的。”廖思成：“由美，你真的想好了？”大岛由美坚定地点头：“想好了。”

廖思成：“那好，后天晚上六点，我在码头等你。”大岛由美倒在廖思成的怀里：“等我，我一定会去的。”

傍晚时分，大岛由美拎着行李箱，轻手轻脚地正想拉开大门，忽然，一只手砍在她的脖子上，大岛由美身子一滑，顿时昏了过去。一脸严肃的大岛茂站在身后，道：“想不到这丫头还真想跟那个男人去中国，要不是你提醒，我这张脸可真没地方放了。”

山口一男扶着昏迷的大岛由美，道：“老师，现在怎么办？”大岛茂对佣人道：“扶小姐回房，看好小姐，这几天不能让她随便出门。”

佣人扶着大岛由美进了房间，大岛茂回头对山口一男道：“你去吧。”山口一男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此时，码头上，汽笛声已经响起，廖思成还在四处张望着，李长城站在悬梯上，道：“思成，上来吧，快开船了。”廖思成最后看了一眼，毅然跟着李长城上了船。

5

天津靶场里，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，几个玻璃瓶被相继打碎。众人鼓掌，顾婷得意地将手枪放下，转过身看到正笑吟吟看着她的方天翼，道：“哥？你怎么来了？”方天翼笑道：“成哥就要回来了。”

“真的？太好了！”顾婷兴奋得拔腿就跑，刚跑出去几步后，回头笑道，“哥，你真好。”方天翼看着远去的顾婷，表情复杂。

酒楼里，方天翼独自坐在包房内，一边啃着麻花一边喝着酒，桌上什么菜都没有。店小二走进来，道：“方少爷，隔壁的那位爷请您过去喝两杯。”方天翼没有理会，继续喝着酒：“替我谢谢他。”

店小二：“那您是去还是不去啊？”方天翼有些不悦：“听不懂话啊。”店小二连忙道：“听得懂，听得懂。”

方天翼干掉杯中酒后，大口地啃起麻花，这时，一大盘麻花端到了方天翼的面前。

“方少爷，给您加的菜。”

方天翼一愣，猛然抬头，看见正端着盘子向他微笑的罗斌。

“斌哥?!”方天翼猛地拿起麻花大口地啃了起来，泪水禁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罗斌坐下，擦了擦方天翼的脸，道：“来，让哥好好看看。五年了，也出息了，小伙子变精神了啊！”方天翼抹了把眼泪，道：“哥，你说吧，这次神秘秘地回来，肯定有什么事。”

罗斌：“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爹怎么样？还好吧？”

方天翼：“带上我一块儿去吧？”

罗斌：“婷婷呢？婷婷怎么样？”

方天翼：“不是……哥，我前两天刚把用咱们家房子的小日本全都赶出去了，特漂亮！”

罗斌：“我这次回来确实是带着任务的。知道王汉生吗？”

方天翼：“知道，你说的是那个刚投靠日本人的陆军中将吧？听说日本人还挺器重他。怎么着，哥？干了他？”

罗斌：“我需要你帮我个忙。”

方天翼：“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

罗斌：“这个王汉生被日本人藏在了日租界，我需要你给我搞一张日租界的通行证。”

方天翼：“行啊，没问题，什么时候要？”

罗斌：“后天。”

方天翼一脸狡黠：“后天是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带我一块儿去。”

罗斌：“我发现你就是个猪脑子，你哥我这次回来是执行任务，带上你算怎么回事？万一你有个闪失，家里怎么办？”

方天翼：“哥，你忘了我爹和你爹是怎么死的了？”

罗斌：“你真是拿屁股想事啊！我能忘吗？啊？”

方天翼：“那你更应该带我去，我也想杀日本人报仇啊！”

罗斌：“你哥我这一次杀的是汉奸，不是日本人。”

方天翼：“那就是杀日本人的时候带上我呗？”

罗斌：“就你这脑子，我怎么带你啊？啊？”

方天翼：“我挺厉害的，哥，真的，我这几年没少练。”

罗斌：“有成哥的消息吗？”

方天翼：“有，这会儿应该在回国的船上了。”

罗斌：“我这次是见不着他了，你见着他帮我带问个好。”说着搭着方天翼的脖子，欲言又止道，“算了。”

方天翼：“什么意思？说啊？”

罗斌：“真说假说？”

方天翼：“真说！当然真说了！”

罗斌：“以后，不管你们俩谁照顾婷婷……”方天翼一把打住：“停！你还是别说了。”罗斌：“我这刚说……我这都说了一半儿了。”

方天翼：“那也别说了，没那意思。”

罗斌：“我有。你哥我的意思主要就是说，这个肥水没流外人田。”

方天翼赶紧给罗斌倒酒，道：“嘘！喝酒，喝酒！就这么着，这话题打住。”

黄昏，顾汉森在庭院里散步，这时顾婷跑了进来，顾汉森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你一个女孩子家家，成天东跑西跑，这大半天的又干嘛去了？”顾婷从不远处搬来一把藤椅，撒娇道：“来来，爹坐下，我给爹捶捶腿。”顾汉森低头看着顾婷，意外道：“今儿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”顾婷低头笑道：“爹，听说思成哥要回来了？”

顾汉森：“是啊，要回来了，怎么？就这么着急想嫁过去啊？”

顾婷生气道：“您再说？再说我不给你捶腿了！”说罢起身欲走。

顾汉森：“我前两天跟你廖伯父喝茶的时候还说起来呢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是该嫁人了，可你老这么东跑西窜跟个假小子似的，你说，你这样的闺女让我怎么拿得出手？到时候被人家退回来，我可丢不起这人。”

顾婷：“您还说？我回屋待着还不成？”说完起身跑了。顾汉森笑道：“回来，拽你爹一把，回屋吃饭。”顾婷笑着走回来，扶着顾汉森回屋。

6

戏楼里，土肥原贤二正在听戏，松下健走到他身边坐下。土肥原贤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，不露声色地继续看戏。松下健用日语低声道：“廖明生那里出了些问题，他发现了我们运的是军火。”土肥原贤二转过脸：“他有什么反应？”

松下健：“他已经找朱子宇理论，准备公开此事。”土肥原贤二想了想：“这个时候决不能让他给我们惹麻烦，立即给我把他干掉。”

松下健：“是。”

土肥原贤二：“让朱子宇动手，你应该知道怎么跟他说。”

松下健：“学生明白。”说完起身离去，台上，仍是一番热闹景象。

酒楼包房里，方天翼将图纸放到桌上，道：“王汉生现在住在福岛街 36 号，这是他住所的平面图，这是你要的通行证。”

罗斌：“消息来源可靠吗？”

方天翼肯定道：“没问题。”

罗斌：“我离开五分钟以后你再走。”

方天翼：“斌哥，你得带上我。”

罗斌：“你真是猪脑子。”

方天翼：“你听我说，日租界现在戒备森严，你一定需要一个人给你带路，我对天津的每条街道都熟悉，到时候我肯定安全把你们送到。”罗斌想了一下，道：“晚上八点，万国酒店门口见。”方天翼一听，兴奋道：“八点我准时开车到。”

罗斌：“开自己家的车，你不怕给家里惹麻烦？”

方天翼：“我有办道儿上事用的车，到时候我会装上日租界的牌子，放心吧，哥。”

夜晚，五六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在王汉生住所外巡视着。此时，方天翼正坐在车里注视着日租界内的街道。

房间里，王汉生正靠在沙发上闭目小憩，罗斌坐在对面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王汉生慢慢地睁开双眼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猛然看见了对面的罗斌。罗斌微笑地看着王汉生，手中的剃刀已划破了王汉生的喉咙，随即起身向外走去。

这时，佣人推开门，端着茶出现在门口。佣人看见王汉生被杀，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罗斌抬掌打昏了佣人，但喊叫仍然惊动了守卫的日军士兵。罗斌拔出双枪向书房外走去。

客厅里，罗斌举枪射击，两名日军士兵应声倒地，随即枪声大作。街道外，方天翼听到枪响，立即驾车向王汉生的别墅冲去。

方天翼一个滚翻窜下车的同时，手中的两把驳壳枪已经开火，两名日军士兵应声倒地。方天翼边射击边冲进别墅。此时，罗斌已被逼到了一个死角，咔一声，手枪没子弹了。方天翼冲进客厅，大喊道：“斌哥，接枪！”随即两人会合一处向外冲去。

方天翼和罗斌冲出别墅，两人在射杀了几个日军士兵的同时窜上了轿车，方天翼驾车冲出院子。

不久，两人开车来到城外，方天翼停下车，扭头看着罗斌：“哥，带上我吧，行吗？”罗斌：“滚回家去！”方天翼呆滞片刻，转身下车：“哥，那我走了。”

罗斌移到驾驶座上，透过后视镜看着离去的方天翼。罗斌轻按了一下喇叭，方天翼停住脚步，转身看向罗斌。车窗外，方天翼看着罗斌伸出的大拇指，笑了。

7

清晨，天津街道里，一辆轿车在茶楼门口停下。廖明生打开车门走下车。远处，朱子宇隐身在拐角处，一支枪瞄准了廖明生。廖明生浑然不觉，向酒楼大门走去，砰的一声枪响，廖明生的眉心和腹部中弹。朱子宇看着廖明生倒地后，随即离去。

顾汉森和顾婷正在饭厅吃饭，管家匆忙跑进来，一路慌张道：“老爷！老爷！”顾汉森脸一沉，道：“慌什么，慢慢说。”

管家：“老……老爷，刚接到廖府电话，廖老爷出事了！”

顾婷：“廖伯父？廖伯父怎么了？”

管家：“廖老爷被人暗算了，现在在医院……”顾汉森站起来，急道：“你说什么？走，马上去医院。”

管家：“廖老爷这会儿怕是已经走了。听说中了两枪，一枪打在右小腹，还有一枪……在眉心正中。”顾汉森一个踉跄，顾婷忙上前扶住。顾汉森急急问道：“天翼呢？”

管家：“少爷昨天就没回来。”顾汉森着急道：“赶紧派人给我把他找回来——”话音未落，只见方天翼有些疲惫地从门口走了进来。顾汉森急道：“天翼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廖伯父出事了！”方天翼一惊：“什么？”顾汉森一把抓住方天翼的手臂：“他被人暗算了！去，你现在就去，一定把事情给我查清楚。”

方天翼：“是，您放心吧，爹！”说罢转身离去。

顾汉森和顾婷坐在车里，顾婷担心道：“爹，您说，要不要给思成哥拍一个电报？”顾汉森：“他现在应该是已经在船上了。”顾婷眼睛一红，低声道：“那他这一回来，突然发现爹不在了，得多难受啊！”顾汉森叹道：“是啊，先把他接回咱家吧。”

第二天，天津街道里，几个报童扬手挥着报纸，高声道：“号外！号外！富商廖明生昨夜被枪杀！”路人纷纷过去买报纸。

书房里，顾汉森面色铁青地坐在书桌前。敲门声响起，方天翼推门走进，道：“爹，依您吩咐把朱先生请来了。”朱子宇走了进来，顾汉森道：“坐吧。”随后冲方天翼道：“你先下去吧。”

方天翼转身离去，朱子宇道：“顾先生，我们已经把最得力的人都派去调查这件事情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查出结果。”

顾汉森：“受累了。但不知朱警长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？”

朱子宇：“这……”

顾汉森：“但说无妨。”

朱子宇：“肯定是专业杀手所为，况且现场没有留下挣扎的痕迹，一枪毙命，能搜集到的线索非常有限……不过您放心，我们肯定不会放弃，直到查明真凶。”

顾汉森：“你们的能力我是相信的。”说着将一箱钱推到朱子宇面前，“朱老弟，咱们也是多年的交情了，我只想要真相。”

朱子宇：“凭我和顾老您这么多年的交情，说这些岂不是见外了？并非是不能告知，而是怕说出来引得您误会。”

顾汉森：“误会？”

朱子宇：“其实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，日本人土肥原贤二一周前曾经两次秘密见过廖先生。”

顾汉森：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是想说，他廖明生之所以死，是因为和日本人勾结在先？”

朱子宇：“不不，这只是一种猜测……我相信廖先生不是那种人。”

顾汉森：“拜托了，记住，我只要真相。天翼——”方天翼应声走了进来，顾汉森：“送朱先生回府。”

方天翼：“是。”

朱子宇：“不用麻烦了……”顾汉森拿着钱箱，交到朱子宇手中：“拎着这个，走路总归不太方便，小心。”

几天后，方天翼开着车，面色严峻。顾婷坐他身边，偷偷看着方天翼脸色：“哥，你想好怎么跟成哥说了吗？”方天翼：“没有。”顾婷：“你快想想啊。”方天翼：“想不出来。”顾婷：“那到底该怎么说啊？”方天翼：“不说。”车飞快地向码头方向驶去。

廖思成、李长城、沈晗和姚立星四人走出码头。姚立星感慨道：“终于回来了！”

廖思成：“我两天后与你们会合。”

李长城：“我们都住在永兴饭店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，尽管来找我们。”

廖思成：“你们只管在天津好好休息，别忘了我可是天津人。”

李长城：“那好，我们就此告辞，两天后见。”李长城、沈晗和姚立星三人转身离去。

廖思成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正欲离去，一辆轿车疾驶到跟前停住。廖思成一愣，顾婷已推开车门冲了下来。顾婷扑到廖思成肩上：“成哥！”廖思成有些意外道：“婷婷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
顾婷注视着廖思成，眼中盈着泪水：“成哥，我不许你再走了！”廖思成望着顾婷，欲言又止。这时，方天翼从车内走出，激动道：“哥！”

廖思成快步迎了上去，两人热烈地拥抱着，廖思成：“快两年了，真想你们！”

方天翼：“快上车吧。”

廖思成：“真没想到是你们来接我，阿根呢？”

方天翼拿起廖思成的行李，道：“爹吩咐我把你先接回他那儿再说，走吧。”几个人相继上车驶离。远处的山口一男看了看远去的轿车，离去。

不久，车驶到顾家门口，几人下车后走进大门。客厅里静悄悄的，廖思成有些纳闷，道：“出什么事了吗？怎么这么安静？”顾婷低着头不说话，方天翼犹豫道：“哥，爹在书房等你，你先过去吧，我们帮你把行李放好。”

廖思成看着顾婷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疑惑道：“你们这是怎么了？”顾婷：“没事，没什么……你去吧，我们在客厅等你。”廖思成有些迟疑地转身离开。

书房已布置成灵堂，墙上挂着廖明生的牌位，正中摆放着棺柩。这时，廖思成推门而入，一下子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。半晌，顾汉森轻声道：“孩子，给你父亲磕个头吧。”廖思成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上，重重地磕着。

廖思成哽咽道：“我爹是怎么死的？”

顾汉森：“四天前的夜里，是遭人暗杀的。你当时应该是已经在回国的船上了。”廖思成看着墙上廖明生的遗像，道：“凶手是谁？抓到了吗？”顾汉森：“还没有，但肯定是日本人。”廖思成：“日本人？”

顾汉森：“我从警察局那边得到消息，说你父亲在出事前一周曾经两次秘密会见过土肥原贤二。”

廖思成：“土肥原贤二？我爹为什么要见日本人？”

顾汉森：“听说是他们有批货要从你父亲的码头上岸。”

廖思成：“什么货？”

顾汉森：“说是一批棉纺织品。说是这么说，但区区一批棉纺织品能让你父亲丧命吗？这个土肥原贤二的真实身份是日本的陆军大佐，此人表面仗义，实则笑里藏刀，奸诈无比。”

廖思成：“可我爹怎么可能与日本人合作？”

顾汉森：“是啊，以我这么多年对你爹的了解，他是置自身存亡于民族荣辱之后，绝不会为了一己私欲而与日本人合作。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。”

廖思成：“那就是说，我爹可能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所以他们会杀人灭口？”

顾汉森：“可以这么推断。但日本人眼下在中国如此肆无忌惮，他们会因为什么秘密下此狠手呢？”

廖思成：“那就是这秘密中还隐藏着不能暴露身份的人。”

顾汉森恍然大悟：“对，一定是这么回事。”说着转向廖明生的牌位，道：“大哥，如今咱们兄弟四人就剩下我一个了，请大哥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，绝不让你含冤九泉！”

廖思成：“报仇之事就不劳顾叔了，我一定亲手血刃了凶手。”

顾汉森：“胡闹！你爹就你这么个独子，你要是出点什么事，让我怎么